

近代 影剧说明书 探幽

◆ 海派名物典藏 ◆

主编 张伟

张伟
◎
著

浮生六记

增补珍藏·增补白三记
出书周年纪念



上海大学出版社

海派名物典藏

主编 张伟

近代影剧说明书探幽

张伟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影剧说明书探幽 / 张伟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8. 8

(海派名物典藏)

ISBN 978-7-5671-3215-3

I. ①近… II. ①张… III. ①电
影—宣传—说明书—中国—近代②电视影片—
宣传—说明书—中国—近代 IV. ①J94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
173916号

书 名 近代影剧说明书探幽
著 者 张伟

出版发行 上海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上大路99号
(邮政编码200444)

网 址 <http://www.press.shu.edu.cn>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 版 人 戴骏豪

印 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印 张 12.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9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1-3215-3/J·456

定 价 98.00元

海派名物典藏
丛书编委

王汝刚

王金声

王琪森

汤惟杰

邢建榕

宋路霞

张 伟

李天纲

沈嘉禄

陈子善

郑有慧

钱乃荣

龚伟强

薛理勇

(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
“310与沪有约——海派文
化传习活动”项目资助出版



总 序

自上海开埠，上海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发源地，在不到一百年时间内，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成为近代中国的文化中心，成为多元文化的重要聚集地与中兴之地，从而孕育出博大精深的海派文化。

上海为近代中国的先驱，是近代中国经济、贸易、科技、文化重镇。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海派文化的发源地、先进文化的策源地、近现代文化名人的汇聚地，造就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大气谦和，兼容并蓄”的上海精神和海派文化气质，留下了大批具有重要文化信息含量的遗产。

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上海，再次吹响重塑上海文化重镇的号角，进一步弘扬上海城市精神，打造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文化名片。汇集梳理海派文化典藏，可以挖掘丰富的海派文化资源，充实海派文化的研究，同时也是提供一个研究中华文化、深度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视角。整理、开发、解读近现代上海文化遗存，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当下文化繁荣尤其是地方文化复兴，对进一步弘扬海派文化、彰显上海城市精神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

“海派名物典藏”主要选取近现代富含大量文化信息的资源，以纸质资料为主，涵盖了影剧说明书、老戏单、老唱片、老胶片、老书札、老照片、老包装、老明信片等涉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方方面面的文化遗产，对其加以集中并进行深度文化解读。“典藏”

内容图文并茂，文以深刻解说图，图以紧密结合文，内容多为首次披露，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其撰写者均为长期涉猎并浸润其中的权威学者、专家及收藏家。可以说每部典藏都是一部文献历史记载，都是对某一门类的文化遗存的深度文化解读。

上海是一个有很多故事的城市，而且是一个非常精彩、色彩斑斓的城市。从过去到今天，这个“演艺之都”几乎每天有许多鲜为人知或众所周知的故事在上演。我们的工作，对于上海诸多文化遗存的解读、阐述仅仅是个开始，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加入这个行列，寻访上海近代的传奇踪迹，彰显海派文化的精气神，同时也为文化大繁荣尽一份绵薄之力，为伟大时代大声呐喊。

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陈东

2018年7月11日

纸上沧桑 戏中岁月

这本小书的内容，皆和说明书有关，故也可以说是专门讲述晚清民国影剧说明书的一本小册子。

说明书，又称戏单、节目单。一般介绍戏曲演出的称戏单，介绍电影、话剧的叫说明书，其中都包括演出信息、剧目剧情、演职人员介绍等内容。戏单历史悠久，早在宋代就有雏形出现，但真正意义上的戏单是伴随着京剧艺术的成熟及公演剧场的完善而诞生的，现存最早的戏单多为光绪、宣统年间的出品，即是例证。清末时期的戏单，往往只是一张简陋的宣传纸，随着时代的发展，戏单也从黑白发展到彩色，从单页单面进而到多页成册，从传统的手写一直到木刻、油印和铅字排印，在有限的方寸之间，留下了梨园春秋的变迁，时光流转，延续百年，俨然一部浓缩的戏曲发展史。清末民初，又是西风东渐、人心思变的动荡时期，新文化、新事物层出不穷，话剧、电影也随风而至，传入中国，以其新颖的内容形式广受欢迎。作为一种宣传品，话剧和电影说明书在清末民初应运而生，最初内容仅限于剧情和演员介绍，随着影剧事业的迅速发展，逐渐开始出现一些大型精美的特刊型说明书。这类说明书开本阔大，篇幅较多，内容也更趋丰富多彩，一些导演的阐述、演员的体会和影片的背景材料，往往就刊登在说明书里，成为学术研究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我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有系统地收集各类说明书，人生道路上虽然风风雨雨，这个爱好却始终未曾停歇过，经过40多年的锲而不舍，如今也算初具规模，小有成就，是我自己比较得意的一个收藏门类。我曾经在一篇专门写电影文献收藏的文章中写道：“说明书是我收藏的电影文献中最值得骄傲的品种。首先，从数量上来说，两千余部影片的说明书可谓惊人（这还仅仅只是1949年以前公映的影片），据我知道，很少有人能拥有这样一个庞大的‘宝库’。其次，从质量上来说，这些说明书的‘含

金量’不小,具有很强的文献性。其中既有20世纪初影迷的手抄本,也有《姊妹花》《渔光曲》《大路》《神女》《马路天使》《夜半歌声》《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等几乎所有名片的说明书,有些品种,如《火烧红莲寺》1—18集、‘王先生’系列全部12种的说明书,今天已十分稀有;而最早刊载《义勇军进行曲》的影片《风云儿女》的说明书,堪称珍贵的革命文献,费穆导演的《天伦》当年在美国放映的英文说明书《Song of Ching》,很可能已是国内独此一份的‘孤品’;至于有佐临先生、桑弧先生等大师亲笔签名的那些说明书,对我来说,已是不可再得的纪念物了。2004年,上海电视台要做一档追忆老上海著名影院的节目,需要这些影院的照片和当年的说明书,他们在百般寻觅未得之后来找我,当我拿出大光明、国泰、南京、大上海、美琪、大华、金城、沪光、兰心等这些当年彪炳一时的影院的说明书时,他们惊讶的脸色和满意的表情,令我十分愉悦,作为一名研究电影的收藏家,此时的感觉可谓至高享受。”

我的这些数量庞大的说明书,包括电影、话剧、音乐、戏曲(主要是沪剧、越剧和滑稽戏)等,是40年来一点一滴辛勤“淘”来的,它们中有的谈妥价钱后整批受让的,有的是从拍卖公司一次性拍来的,但更多的是一张一张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手中零星购买的。这么多年来,或者因公出差,或者结伴旅游,或者专程拜访,我陆续去过不少地方,北京的潘家园、报国寺,上海的文庙、云洲商厦,香港的神州、摩罗街……这些著名的古玩市场,都曾留下过我的足迹。每每在整理摩挲这一张张薄薄纸页时,会情不自禁勾引起点点滴滴的回忆,想起多年来淘书历程中的种种故事,缅怀当年淘书的街头巷尾和那些曾经售书于我的各位书商。这一页页纸的精灵,带给了我无数美妙的遐想。说明书(戏单)是一种很好的怀旧物品,仅仅是它发黄的纸页、熟悉的名称和如雷贯耳的明星大名,就足以让人的思绪驶入历史的隧道,产生美妙的回想。我就曾把一些年代久远的影剧说明书托裱后镶在镜框里,悬挂在书房或客厅,令来访的朋友们啧啧称奇,称赞是一道绝妙的风景。况且,这些发黄易碎的纸页中还蕴藏着那样丰富的内涵和信息。据我所知,费穆、朱石麟等电影大师早年都曾担任过写说明书的工作,孙瑜、蔡楚生等人也都为自己执导的影片亲笔写过说明书,沈从文等作家的人生经历也曾有一些话剧说明书中留下过踪影。如今摩挲着这些薄薄纸页,眼前常会浮现当年艺术前辈们辛勤工作的身影。

说明书是舶来品，在我国大约出现于20世纪初，最初大都是外文的，以后为吸引中国观众才逐渐有了中文说明书。三四十年代是说明书发行的鼎盛阶段，当时几乎每片、每剧都有说明书，不少是免费赠阅的，也有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主要为赢取广告效应。说明书篇幅有厚有薄，文字或长或短，有寥寥数语只大致介绍剧情的，也有图文并茂、印刷精美，甚至附上全部剧本的。有些影（剧）迷往往就是为了得到这样一份说明书而走进影院的。影剧说明书“身材”虽不大，分量却颇重，它不仅记录了影剧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反映了那个特定时代的风貌，并且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献史料。它还锁定了众多的艺术爱好者的心理，甚至成为他们终身不渝的志趣和情结。近年来在收藏市场上，说明书等影剧文献已成为抢手货，拍卖市场上有出现也屡以高价成交。这些现象都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有着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历史的纸质文献已名副其实地成为了文物，它们不仅成为人们怀旧寄意的收藏品，更被专业人员视之为研究影剧的重要参考资料。对我来说，它们还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座记忆驿站。

限于时间和精力，这本小书的内容只涉及电影和话剧，并且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如果条件允许，我还会继续写下去，内容范围都将逐步扩大。同理，收藏也须审时度势，更要衡量自身条件。有些物件存世太少，虽价值很高，但价格高悬，且少有流通，有的还关涉法律，故不是普通人能染指涉足的。有的则是相反，东西太多，满坑满谷，令人少有兴趣。相比之下，说明书正好介于两者之间，存世量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只要愿下功夫，且肯花一点小钱，还是可以觅到一些的；如果功夫下得深，价钱也舍得出，再加上运气好，难得露面的精品也完全可能收入囊中，令人情不自禁地浮一大白。不少说明书设计精美，有的还出自大家之手，且用纸考究，印刷精良，完全可以艺术品视之；至于其中蕴涵的文献价值和时代气息，明眼人自能心领神会。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说明书面世历史距今仅一百多年，有一定的存世量，价格也并不太高，故还少有造假冒伪的，初入手者这方面的顾虑基本可以消除。

我们这套丛书叫“海派典藏”，自然，首先要落实“海派”两字。拙书中写到的人和事，事情都发生在上海。近代上海是座大舞台，三教九流，好戏频发，很多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都在这里发生。本书所写可能够不到这样的级别，但滔滔洪水都是由涓涓细流所蓄积，所谓事出有因，积小成大。我能力有限，只能从细流着手，

但相信，这些溪流都有着自己的方向，汇聚一起，也能滴水穿石；而演绎这些事情的人，有的祖辈都在上海，更多的是长期居住生活在上海，他们的喜怒哀乐都和这座城市息息相关，无论是写作、拍片，还是演戏、绘画，都已和上海融合在一起，有着浓郁的海派气息。说到“典藏”，自然要有物，写典藏，就要从物着手。这本小书写的是影剧说明书（特刊），虽然只是薄薄一叠纸，却蕴藏着很多丰富的细节，联系着众多人和事，有的还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而且，说明书本身就是重要的文献，特别是那些专门发行的特刊，导演阐述、演员体会、排演花絮、媒体报道，以及影剧本事甚至全部剧本等都汇聚于一册，其史料之丰盛是其他书刊难以取代的。说明书虽小，搜集不易，汇聚成系统更难，以往我们重视不够，希望这本小书能够起一点雄鸡晨鸣的作用。任何事都有一定的语境，所谓背景氛围，除了说明书这个主角以外，本书所附大量海报、广告、照片、书影、手迹等，也都是很重要的补充和参照物，希望大家不要忽略。

单张的说明书（戏单）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若集结成一定规模，精心整理，付诸出版，就能够汇成一个剧场、一个剧团、一个剧种、一个地区乃至一个时代的重要档案，成为一部真实可信的历史。愿你我共勉！

张 伟

2018年5月28日晚于沪南上海花园

目 录

兰心：近代上海的一扇文化窗口	/ 1
阿甫夏洛穆夫的“中国情结”	/ 10
夏衍《一年间》在上海的两次易名上演	/ 15
上海沦陷时期的费穆	/ 18
当年怎样看外片——电影译制在中国的早期进程	/ 25
一百年前的海蜃楼影戏园	/ 33
一统天下——中国早期电影市场上的好莱坞连集长片	/ 35
探寻岁月的印痕——迪斯尼早期在华历程	/ 41
卓别林与上海的因缘	/ 49
范朋克和《月宫宝盒》风波	/ 55
赛珍珠及其名著《大地》	/ 59
中国大侦探陈查礼	/ 65
当年“人猿泰山”热	/ 68
由《魂断蓝桥》引发的“中国现象”	/ 71
不同凡响的《居里夫人》	/ 75
中国动画片的几位先驱	/ 78
中国电影音乐源流探寻	/ 84
洪深 1926 年的北京之行	/ 95
侯曜夫妇与神话片《月老离婚》	/ 99
程树仁五易寒暑拍《红楼梦》	/ 102
中国影坛的“一把火”——影片《火烧红莲寺》奇观	/ 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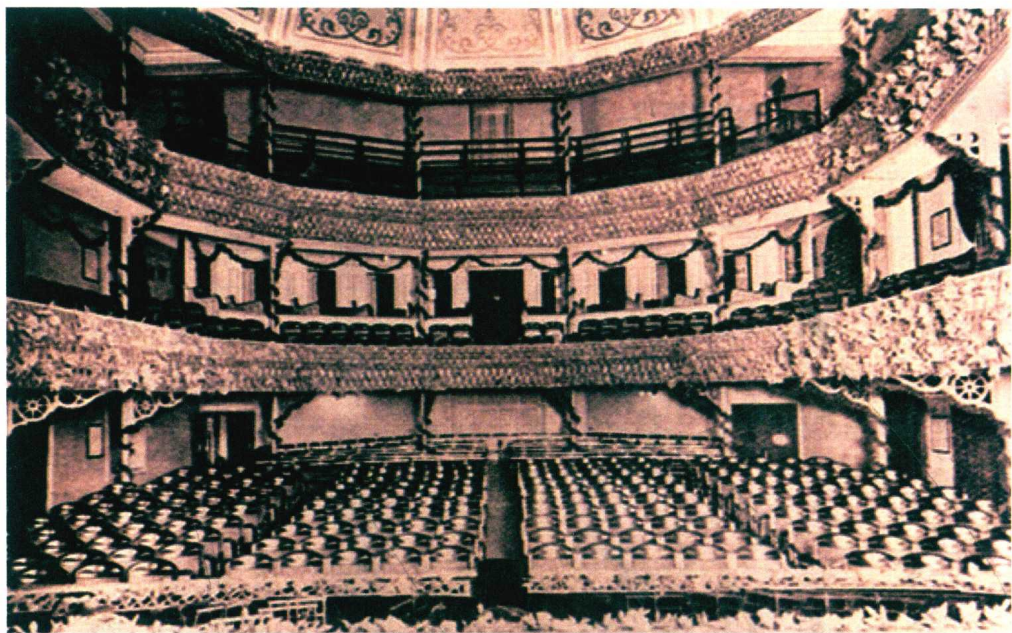
逸出电影史视野的阮玲玉遗作《妇人心》	/ 114
阮玲玉的最早影像——《恋爱与义务》的前世今生	/ 118
银幕上的《啼笑因缘》及其引发的风波	/ 128
从连环漫画到系列影片的《王先生》	/ 135
从《神女》到《胭脂泪》	/ 141
恐怖片大师马徐维邦	/ 144
他替侦探片打出了一片天地——徐欣夫其人其作	/ 147
一曲“天伦”费争议	/ 151
费穆的尴尬和坚守——关于影片《孔夫子》	/ 155
当年《王老五》	/ 163
早年的桑弧	/ 168
悲情何非光	/ 172
怀念徐昌霖	/ 177
时隔七十载，今夜“凤”还巢——纪念《假凤虚凰》等经典影片重返上海	/ 181
曹禺和他的《艳阳天》	/ 185
见证一个时代的来临——《失去的爱情》的故事	/ 188

兰心：近代上海的一扇文化窗口

兰心大戏院是近代上海乃至中国大地上最早建立起来的西式戏院，虽几经翻修，仍屹立不倒，发挥着其固有的文化功能，迄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堪称近代史上的一大奇迹。很早就对兰心怀有浓厚兴趣，说来也巧，年轻时有缘在老兰心所在的虎丘路上工作过几年，曾特地去兰心遗址（今虎丘路128号广学大楼及背后圆明园路209号真光大楼）瞻仰过好几次，因此似乎有了更直观的感触。日前，从冷摊上觅得几叠A.D.C.剧团百年前在上海兰心大戏院的演剧特刊，这些略微泛黄的纸页一下子打开了我尘封已久的心绪，翻阅之余摩挲把玩，也趁机将兰心的历史地位及影响作一番梳理。

—

19世纪中叶，清代的一些官吏和留学生陆续走出国门，赴国外考察或学习，此举等于在闭塞的“天朝”壁垒上凿开了几孔窗户，使中国人第一次得以窥见外部的真实世界，呼吸到国外的新鲜空气。走出国门的大清子民们几乎对西方社会的一切都感到新奇，他们在自己的著述中写下了对西方文明兴奋和震惊的逼真感受，其中既有刘姥姥进大观园式的可笑与无知，也流露出对西方先进事物的赞赏和钦羨，文中自然也不乏他们欣赏西方戏剧后的观感。1866年，19岁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在随考察团游历了英、法、德、荷等西方10国之后，写了一本题名为《航海述奇》的考察报告，其中就有他对法国和英国戏剧的感受：巴黎，“其戏能分昼夜阴晴：日月电云，有光有影；风雷泉雨，有声有色；山海车船，楼房间巷，花树园林，禽鱼鸟兽，层层变化，极为可观”。伦敦，“戏甚精奇，所演之剧，风雷有声，雨雪有色，日月有光，电云有影。树木楼房，车船间巷，火山冰海，远近高低，非眼能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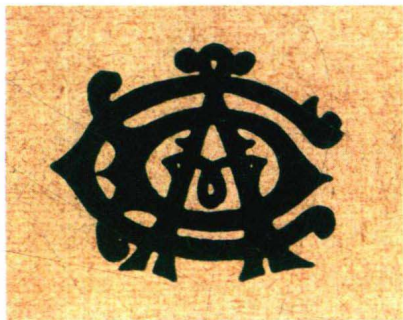


20 世纪初的兰心大戏院内景，当时为纪念第 150 场演出，剧院专门进行了装修

这种赞叹性的观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很多中国人的心理需求。几乎就在张德彝写《航海述奇》的同时，在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城市——上海，也兴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豪华剧场，人们在这里，同样可以欣赏到如西方一样的梦幻般的演剧场景。这样的剧场出现在上海绝非偶然。

上海自 1843 年开埠以后，即成为外国人追金逐银，显露身手的大舞台，异国他邦的滚滚人流，远涉重洋，陆续踏上东方这块神奇的土地，来圆自己的人生之梦。据资料显示，刚开埠时的 1844 年，在上海登记注册的外国人仅 50 名，到 1851 年时已达 265 人。1854 年，变相的租界“政府”——工部局成立，外国人在上海的事业得到更大发展，到 19 世纪 60 年代，来沪定居的英、美、法等国侨民已达 5000 余人，开设的洋行也从最初的 11 家猛增至 300 余家。这支庞大的外国军团，不但把西方五花八门的商品一样一样运到上海，而且把西方的理念、法律、文化等，也源源不断地输入到这个刚向世界敞开门户的城市。那时，外侨的娱乐活动很枯燥，一般仅是跳跳舞、划划船、跑跑马而已。于是，有些爱好戏剧的侨民就聚在一起，开始排练西洋戏剧，自娱自乐。后来，这些爱好者组成了一个业余剧社，借了一个洋行的旧货栈，在那里搭了一个简陋的舞台，自豪地命名为“新皇家剧院”，首次演出《金刚钻切金刚钻》（《Diamond Cut Diamond》，也有译为《势均力敌》）和《飞檐走壁》（《Roofs-Rambler》，也有译为《梁上君子》）两个戏，时在 1850 年 12 月 12 日。以后，又有一个业余剧社演出了一些新的剧目。这两个业余剧社一个叫“浪子”（Ranger），一个叫

“好汉”（Footpad），经常交流切磋演艺。1866年，两个剧社合并，另外又吸收了一些新人，成立了“上海西人爱美剧社”（Amateur Dramatic Club of Shanghai），简称A.D.C.。事业发展了，当然也不甘心再在仓库里自娱自乐，当年，他们就集资购得圆明园路诺门路（今圆明园路香港路）上的一块土地，建造剧院。剧院用木板修建，比较简陋，但它却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座西式剧场。1867年3月1日，剧院落成，起名Lyceum Theatre。这Lyceum一词大有讲究，是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雅典的讲学之地。两千年前，他就在此漫步园中，传道授业，纵论文艺，思辨哲理，Lyceum因此成为人文荟萃、菁英辈出的精神家园，也是高尚艺术场地的代名词。早在18世纪，伦敦就建有以Lyceum命名的剧场。显然，



A.D.C. 社徽

这些远离故乡的外国人在上海建立起来的这座剧场身上寄予了心中的美妙梦想。A.D.C. 在这里演出了30余场话剧，大过了一把演戏瘾。谁知好景不长，1871年3月2日，剧院在一次火灾中轰然倒塌，A.D.C. 的演剧梦也暂时宣告破灭。当时，上海对外贸易已超越广州，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都市，激增的外侨迫切需要各种娱乐活动来调剂生活，1872年，由上海纳税西人会出面募集资金，在博物院路（今虎丘路）重建新的剧院。经过约两年的施工，1874年1月27日，新剧院终于落成。这是一座三层楼的砖石结构建筑，当时报纸以《西国新戏院落成》为题作了报道：“此院视金桂、丹桂两戏院较大，而院内整设甚为精致。楼座两层，坐椅方便，戏台之后，地位广大。台脚之下坐乐工处，也按西人戏台，上除演戏者余不见人。且台上又置画屏风数架以作台后之障，是以演戏时或宜房屋，或宜街市原野，皆用绳索牵曳屏风，间架而成景式。”（1874年1月27日《申报》）A.D.C. 的成员也在文章中对其作过描述：戏院非常宽敞，除一楼的前排座位外，还有二、三楼的楼座（当时俗称“花楼”）以及两侧的包厢。后台有演员化妆间和休息室，主要演员还有特别化妆间。此外，还有理事会议室以及经理办公室、经理卧室。舞台幕布装置也很先进，美工只要轻轻施压，幕布就能上下移动，非常灵巧（R.T.Peyton-Griffin：《About Ourselves》，刊A.D.C. 第300场公演特刊，1949年）。从最近发现的一张剧院内景照片来看，整个建筑在当时确实可以说是规模宏大，金碧辉煌。剧院的音响效果也很好，台上微叹一声，楼上的后座也能听到，特别适于演出西方写实话剧。这一天，A.D.C. 举行第37次演出，以作庆贺，上海的报纸专门作了报道。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媒介都称其为“西国戏院”或“大英戏院”，很久以后，才按Lyceum的发音，音译为“兰心戏院”，当取自唐王勃《七夕赋》中“金声玉韵，蕙质兰心”之句。将高贵典雅的Lyceum一词译为“兰心”

的不知是哪位高手，但却可谓妙手成春，巧得天工。兰心主要供 A. D. C. 演出之用，其他外国团体和个人也有很多假座演出音乐、舞蹈、歌剧等节目。现有的一些文献资料认为，在 19 世纪的 20 余年里，兰心戏院中外国人演出一统天下，没有任何一家中国文艺团体在兰心亮过相。笔者最近发现的一则史料证明此说不确。就在新兰心落成的那一年，即同治十三年二月初三（1874 年 3 月 20 日），英商正凤印书馆延请丹桂茶园戏班到兰心演出京、昆剧，和西人演出团体同台出演，票价依次为银洋 1 元到 3 元不等。为此，报端曾以《西国戏院合演中西新戏》为题，专门作了报道，感慨“今以中戏西台兼用，实向日所未见。西商皆拟届期以闺阁偕往，想华人之带巾帼类以去者亦必甚多，果然则中外男女一时之大快乐场也”（1874 年 3 月 15 日《申报》）。

二

作为当时最早的一家西式剧院，中国人正是在兰心第一次真正领略了现代戏剧（包括舞台、布景、灯光和服装）的艺术魅力。1875 年，报人王韬刊行《瀛壖杂志》，在卷 6 中记录了同治末年西人在“兰心”演剧的情景：“衣裾四周，悉缀宝珠，雪肤花貌，掩映于明灯之下，与烛光相激射。台下奏乐者十余人，抑扬嘹亮，皆西国乐器也。……演剧时，山河宫阙，悉以画图，遥望之几于逼真。凡此戏术，皆从海外来。”1876 年，客居上海 15 年，堪称“老租界”的葛元煦写了一本类似“上海指南”的书，名《沪游杂记》。书中描述了近代上海出现的许多新鲜事物，其中也写到了“兰心”：“园式顶圆如球，上列煤气灯如菊花式，火光四射，朗澈如昼。台三面环以看楼，演时先有十数人排坐台上，面深黑，眼眶及唇抹以丹砂，或说白或清唱数次，然后扮演各种故事。以跳踮合拍为长技，与中国迥别。”这些迥然有异于中国传统戏剧的西方演剧，大大震撼了中国的戏剧爱好者，使他们似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些灯光变幻离奇，布景浪漫瑰丽的现代戏剧！中国早期话剧的一些重要人物，如郑正秋、徐半梅等，都是在这里开始与话剧结下不解之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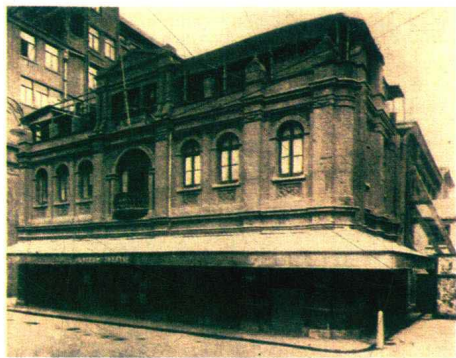


1907 年 11 月，王钟声创建的春阳社在兰心上演《黑奴吁天录》后合影。该剧采用西洋布景、灯光和服装，并分幕上演，为国内演出话剧之滥觞。

徐半梅曾回忆：“兰心大戏院每两三个月一次的 A. D. C. 剧团演出，我必定去做三等看客，躲在三楼上欣赏。”（徐半梅《话剧始创期回忆录》，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7 年版）1907 年 9 月，王钟声率春阳社租兰心举行首次公演，剧目是《黑奴吁天录》，欧阳予倩将此誉为“话剧在中国的开场”（欧阳予倩《自我演戏以来》，神州国光社 1933 年版）。这一天，很多普通的中国观众走进兰



1913年8月，新民剧社在兰心上演新剧《恶家庭》的剧照



1929年被拆之前的第二代兰心戏院外貌

心，领略了西式戏剧和剧场的魅力，新颖的布景、灯光、舞台和分幕演出形式，震动了观众和戏剧界，也推动了中国戏剧的改革步伐。以后新舞台等新式剧场的兴建，都和兰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1908年，夏月珊、夏月润兄弟等在南市创建新舞台，第一次将“茶园”式的舞台，改为具有现代化设备的剧场。他们还以每月120两银子的高薪，特邀张聿光担任布景设计。张聿光是我国最早的戏曲舞台美术家，早年自学绘画，曾在上海一家兼营照相业的药房里从事绘制照相背景和布置橱窗的工作。他曾多次到兰心大戏院观看A. D. C. 演出的外国戏剧，仔细学习外国同行的绘景手法。因此，张聿光画的布景，吸收了西洋画的透视原理，形象逼真，立体感很强，颇受观众的欢迎。除新舞台外，他还给其他戏院绘制过大量软景，名噪一时。兰心并不仅仅只在舞台、布景、灯光等方面给人启迪，就是在领座小姐、对号入座等微细地方，兰心也都给当时中国的剧场、影院带来理念的变化。1930年出版的一本上海史专著中对此就有这样客观的评述：“戏园以圆明园路工部局所筑为最古，中国近建各舞台悉仿其式，座上编号，客凭券上号数入座，秩序井然，无争坐喧闹之事。”（胡祥翰《上海小志》，上海传经堂书店1930年版）

三

1867年3月1日，A. D. C. 在兰心大戏院举行了首次公演，剧目为《银鱼在格林威治》（《White Bait at Greenwich》），这以后，几乎每年他们都要在“兰心”为旅沪侨民和上海市民献演几出戏，除了世界大战爆发的那几年。据笔者统计，在1914—1918年的一次大战期间，



1931年落成的第三代兰心戏院



1945年，中电剧团在兰心演出张骏祥编剧的《万世师表》的剧照，白杨担纲主演



上海舞台上的A.D.C.：第11场演出，
《Maid And The Magpie》剧照，1868年



A.D.C. 第58场演出，《A Cup
of Tea》剧照，1878年



A.D.C. 第111场演出，《Charley,
Aunt》剧照，1898年



A.D.C. 第133场演出，《One
Suminet' s Day》剧照，1903年

A.D.C. 在5年间上演了10出戏，平均每年仅2出；最少的是在1942—1945年的二战期间，4年只演了一出戏。而演戏最为频繁的还是在剧社成立的最初几年间，1867年数量最多，演了8出戏；其次是1870年上演7出，而1872年、1874—1876年，都各演了6出戏。

A.D.C. 最初只演出一些短剧，纯为娱乐消遣。大约到1892年才逐渐开演多幕长剧，如《造谣学校》《妇人知识》《风流寡妇》《三剑客》《庞贝城的末日》等。进入20世纪以后，他们甚至有实力有信心演出一些名家巨作了。1906年，A.D.C. 计划上演萧伯纳的《你永远不能说》（《You Never Can Tell》），为此特意写信向他征求意见。萧伯纳回信鼓励他们向职业剧团挑战，大度地表示：“无论如何，倘若你们喜欢，那么就演吧。”并且他幽默地向剧社祝福：“但是上帝要助佑一些观众才好。”（郑重《上海西人A.D.C. 剧团及兰心剧场》，刊1928年12月22日《申报·本埠增刊》）于是，萧翁的《你永远不能说》这出戏很快就出现在A.D.C. 1907年的演出节目表上，这也是萧伯纳的作品首次在中国公演。这以后，一些著名剧作开始频频现身A.D.C. 的演出剧目中，如席勒的《阴谋与爱情》、萧伯纳的《魔鬼的门徒》、巴蕾的《可敬的克莱顿》、高尔斯华绥的《忠诚》等，甚至莎士比亚的一些经典剧作也被他们搬上舞台，为此还惹出了一场风波。1921年，A.D.C. 的第184次演出上演了莎士比亚的名作《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原定演出10场，结果因工部局的一些保守董事认为业余演员上演莎剧有辱莎翁大名而提出异议，剧团在勉强演出了9场之后无奈作罢，最后一场戏只能以退款了事，虽然他们认为自己的演出“已经征服了观众”（R.T.Peyton-Griffin: 《About